

# 唐代官员袴褶服源流详考

文/李 怡

**摘要:** 袴褶服原为北方少数民族服饰,在魏晋南北朝改制的基础上唐代将其进一步礼服化,成为官员朝服、公服的现实替代者。通过文史古籍与考古材料互相印证,以袴褶服之首服、身服、足服的具体构成为基础,对其在唐代的演变历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袴褶服在有唐一代曲折的发展变迁,深刻说明中国古代服饰特别是官员服饰的传承与政治需要相匹配、实用性与等级性相结合的特点,而博弈之后政治等级性占上风的结果则表现了中华文化多元化的属性。

**关键字:** 袴褶服;唐代官员;变迁

袴褶服原为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由上衣下裤构成一套服装,特点是行动便捷、利于征战,引入中原后流行于两汉至隋唐之际。关于袴褶服的研究,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胡服考》(中华书局,1959)中关于其胡服来源的论断被广泛征引,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中结合考古材料对其形制进行探研,孙机先生在《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中则对其进行了颇为详实的考证。三位学者遂奠定了袴褶服研究的坚实基础。此后,诸多学人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对袴褶服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阐释。<sup>①</sup>然而,对于袴褶服礼服化成为官服,唐代甚至一度上升至官员大礼服实际替代者等方面的研究则不够详尽,本文希望在此领域展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 1 唐代官员袴褶服构成的源流考

袴褶服原起自边陲,引入中原后经过改制逐渐流行,南北朝后期提升为宦官礼服。“(梁、陈)袴褶,近代服以从戎。今篡严,则文武百官咸

服之。车驾亲戎,则缚袴,不舒散也。中官紫褶,腰皮带,以代鞶革”<sup>①</sup>。在唐代宗之前,袴褶服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官员朝服、公服的现实替代者。“袴褶之服,朔望朝会则服之(五品以上通用絺绌及罗,六品以下用小绌。应著袴褶,并起十月一日,至二月三十日以前)”<sup>②</sup>。唐代文武官员袴褶服的具体形制为首服平巾幘;<sup>③</sup>身服为丝质短身广袖上衣与宽大下裤,武官时或外加褙裆等饰物;腰系革带,足着白袜、乌皮靴,以服色与服质之不同区别等差。

### 1.1 唐代官员袴褶服之首服的源流考

幘,亦称兑、幘巾等。男子束发之丝质头巾,使用时绕髻一周,至额部朝上翻卷,下齐于眉。先秦时期,幘多为黑色。秦时武将服赤幘,后遂形成以颜色别贵贱之制。“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帟,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sup>③</sup>。幘初为民间所服,西汉末贵贱皆用:平民无冠,单戴幘;贵族有冠,加于幘上。“幘者,韬发之巾,所以整鬓发也。常在冠下,或但单著之。冠幘非一称也”<sup>④</sup>。形制上,两汉时期多有发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FRF-BR-14-032A)

作者简介:李怡,博士,北京科技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中心副教授

展,主要是在帻下部接额环脑处增设一圈介壁,即由包头巾向便帽演变,加之统治者身体力行的提倡,帻遂成为流行之首服。“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随焉。然尚无巾,如今半帻而已。王莽无发,乃施巾。故语曰,‘王莽秃帻,施屋冠进贤者,宜长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随所宜’”<sup>[5]</sup>。同时,以帻形制和颜色之差异区别官吏职守。“文者长耳,武者短耳,称其冠也”<sup>[6]</sup>。文官所戴长耳之帻,因上部呈屋顶形,而且要保持轮廓,必须作得硬挺些,故称介帻;武官所服短耳之帻,为平上帻即平巾帻,二者相沿成制。“(晋)《汉注》曰,冠进贤者宜长耳,今介帻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帻也。始时各随所宜,遂因冠为别。介帻服文吏,平上帻服武官也”<sup>[7]</sup>。“(陈)帻,尊卑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谓之介帻;武者短耳,谓之平上帻。各称其冠而制之”<sup>[8]</sup>。

平巾帻,亦称平上帻、平帻。平顶、短耳的包头之巾,通常用于武士,汉魏时期称平上帻。“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注引《晋公卿礼秩》:“大司马、将军、尉、骠骑、车骑、卫军、诸大将军开府从公者,著武冠,平上帻”<sup>[9]</sup>。至东汉晚期,平上帻的后部逐渐加高。西晋时期帻的后部更高,其后部高度几乎为人面之半。同时,在发展过程中,顶部向后升起的斜面出现两个纵裂,贯一发簪,横穿于发髻之中,式样向冠靠拢的趋势日益明显,遂称“小冠”(图1)。随着形制的发展,隋代平巾帻冠耳略大于北朝时期,而唐代平巾帻的帻身加大、后部的帽耳升高并向外扩大,从正面看轮廓酷似元宝的剖面。在名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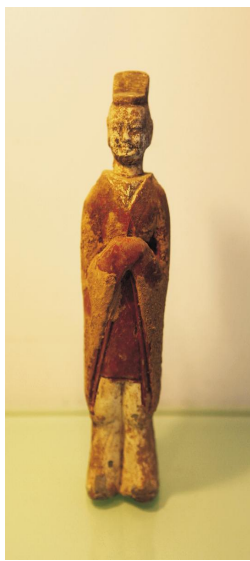


图1:小冠、交领大口朱褶、白色缚袴陶俑(北朝陶俑,私人收藏)

隋以后不见“平上帻”,只用“平巾帻”。“(隋制)武弁,平巾帻,诸武职及侍臣通服之”<sup>[10]</sup>。此外,自南北朝以来,以往文官所服之介帻外形与平巾帻渐趋一致,不易区别,所以至唐代,只能根据戴帻者的身份加以判断。唐制,单着平巾帻为武官公事之服;天子、皇太子、文官袴褶服均可服之。“平巾帻者,武官、卫官公事之服也。……文武官骑马服之,则去褊裆、臙蛇”<sup>[11]</sup>。后世平巾帻多为武将、武舞人等之礼冠。

## 1.2 唐代官员袴褶服之身服的源流考

袴褶是一种上衣下裤的服式,<sup>④</sup>由褶衣和下袴两部分组成一套服装,外不用裘裳。褶,即短身上衣。“褶,谓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sup>[12]</sup>。南北朝时期褶之衽被改为右衽,对此吕思勉先生解释为:“(袴褶)盖胡人之服。疑‘褶’之名实袭诸胡,中国易其左衽为右衽,又改其制若中国之袍,而特袭其短身?胡人之褶盖小袖,中国则易为广袖也。必广袖者,古以侈袂为贵,且中国不如胡中之寒,无取乎小袖也!”<sup>[13]</sup>袴,“跨也,两股各跨别也”。<sup>[14]</sup>袴,通袴,是裤子形成过程中的称法,其义为胫衣、套裤。“盖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为之,名曰褶。敬王以绸为之,名曰袴,但不缝口而已,庶人衣服也”<sup>[15]</sup>。形式分缚袴与不缚袴两种,前者是用锦缎丝带截成三尺一段,在裤管的膝盖处紧紧系扎,其制在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主要为折衲缚袴,遂成为既符合汉族宽衫大袖特点,同时又便于行动的一种形式,称为急装。

褶袴原为少数民族服饰,特点是便于骑马征战。战国时期传入中原,渐被汉族采用,两汉为近臣及武士之服。东汉末期军旅数起,服之者众,始有袴褶之名。“(吕)范出,更释袴,著袴褶,执鞭,诣阁下启事,自称领都督。(孙)策乃授传,委以众事”<sup>[16]</sup>。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袴褶遂广受军人喜爱。“按袴褶,魏晋以来以为车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晋制虽有其说而不言其制,然既曰戒严服之,必戎服也”<sup>[17]</sup>。

此后,袴褶逐渐成为正式的军服。“(晋)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服无定色,冠黑帽,缀紫缥,缥以纒为之,长四寸,广一寸,腰有络带以代鞶。中官紫缥,外官绛缥。又有纂严戎服而不缀缥,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猎巡幸,则惟从官戎服带鞶革,文官不下纒,武官脱冠”<sup>[18]</sup>。北魏实行汉化政策,将袴褶进行了一番“去胡化”改造,以用做元日朝会的礼服,却仍被自萧梁归附的褚綯讥为:“帽上著笼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sup>[19]</sup>。然由于袴褶穿着便利、舒服,逐渐得到北朝各层人士的喜爱,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北朝民歌《幽州马客吟》诗云:“郎著紫袴褶,女著綵袂裙。男女共燕游,黄花生后园”<sup>[20]</sup>。形制多为头戴小冠,身着交领、翻领等小口褶、缚袴,腰束带,脚穿履(图2)。



图2:小冠、翻领小口上褶、缚袴陶俑(北朝陶俑,私人收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袴褶使用皮、韦制作相当普遍。“(建元)二年、三年,芮芮主频遣使贡献貂皮杂物。与上书欲伐魏虏,谓上‘足下’,自称‘吾’。献师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师子皮,乃扶拔皮也”<sup>[21]</sup>。北朝中后期袴褶服地位逐渐抬升至官员礼服,其质地遂转变为丝质以凸显身份,而南朝也逐渐接受了此种经过汉化的胡式服制。“(南齐)袴褶,车驾亲戎、中外纂严所服。黑冠,帽缀紫缥,以络带代鞶带。中官紫缥,外官绛缥。其纂严戎服不缀缥,行留悉同。校猎巡幸,从官戎服革带鞶带,文官不纒,武官脱冠”<sup>[22]</sup>。隋代进一步抬升袴褶服之地位,并以颜色作为标志加以区分,以别尊卑。“(大业元年)始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是后师旅务殷,车驾多行

幸,百官行从,虽服袴褶,而军间不便。六年,复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sup>[23]</sup>。规定官员依据品级高低,依次有紫、绯、绿等各种颜色的袴褶服。宁夏固原隋代史勿昭墓《武士图》,武士高鼻深目、络腮长髯,乃典型的中亚昭武九姓人士。其着装头戴黑色平巾幘,身穿红色对襟阔袖长衫,下着曳地大袴,腰系宽革带,双手握剑(图3)。



图3:黑色平巾幘、红色对襟大袖长衫、大口袴、腰系宽革带、双手握剑的武士(宁夏固原隋代史勿昭墓《武士图》,取自唐昌东《大唐壁画》,陕西旅游出版社,1996:96)

唐代在隋代基础之上,将袴褶服进一步改制,作为官员朔望朝会之礼服,“袴褶之制:五品以上,细绫及罗为之,六品以下,小绫为之。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绯,七品以上绿,九品以上碧”<sup>[24]</sup>。其形制,上褶下垂及膝,内着袖口窄小的白纱中单,领式有竖领、交领等,领口、袖边常加花纹或异色布帛以增强美感,同时,为了突出作为朝会礼服的庄重性,唐廷规定腰束革带,且下袴舒散,不得缚裹,但无佩、纷等饰物。相对于文官而言,武官袴褶服装饰性更强,增添了襴裆、梁带、螭蛇等饰物,以突显其勇武、刚猛之气。“平巾幘者,武官、卫官公事之服也。金饰,五品以上兼用玉,大口袴,乌皮靴,白练裙、襦,起梁带。陪大仗,有襴裆、螭蛇。……。襴裆之制:一当胸,一当背,短袖覆膊。螭蛇之制:以锦为表,长八尺,中实以绵,象蛇形。起梁带之制:三品以上,玉梁宝钿,五品以上,金梁宝钿,六品以下,金饰隐起而已”<sup>[25]</sup>。西安唐墓壁画中懿德太子墓《仪仗图》,一组仪卫头着黑色平巾幘,身着朱红对襟大袖上褶,下着白色大口袴,腰系带,足着履,双手作拱手状以示敬畏(图4,见下页)。然而盛唐以后,作为大礼服





图4:黑色平巾幘、朱红对襟大袖上褶、白色大口袴、腰系带、足着履仪卫(陕西西安唐代懿德太子墓《仪仗图》,取自唐昌东《大唐壁画》,陕西旅游出版社,1996:68)

使用的官员袴褶服制渐衰。

### 1.3 唐代官员袴褶服之足服的源流考

唐代官员袴褶服之足服为白袜、乌皮靴。袜,亦作鞮、鞮、鞮、鞮、襪等,指足衣,即袜子。“袜,末也,在脚末也”<sup>[26]</sup>。袜子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早期以皮革制成,多用高靿。为了穿脱方便,皮袜的筒部留有开口,但却容易散热,所以袜筒上又设计了带子,用来将筒口束紧,穿着时以带系结于踝,而由于其质地结实,可以直接行走于地,遂以代鞋履。大约到秦汉时期,袜子的质料由厚重的皮革改为柔软的布帛。《文选·张衡〈南都赋〉》:“脩袖缭绕而满庭,罗袜蹶蹶而容与”。曹植《洛神赋》:“陵波微步,罗袜生尘”。西汉以后的袜子实物曾有出土,一般多以纺织品为之,有罗袜、绢袜、锦袜、绫袜、布袜等,多作成高统,又因布帛本身不具有弹性,着时容易滑落,故需以带缚之。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的女袜以素绢做成,制为两层,袜面用绢较细,袜里用绢稍粗,齐头、高靿,靿后留有开口,开口处就有带子,是因袭皮袜的做法,这种有带之袜统称为角袜。《事物

纪原》卷三“袜”条:“《文子》曰,‘文王伐崇,袜系解’。则其物已见于商代。《实录》曰,‘自三代以来有之,谓之角袜。前后两相承,中心系之以带。自魏文帝吴妃,乃始裁缝为之,即今样也,以绫为之。《洛神赋》‘罗袜生尘’是也’”。东汉以降,随着纺织技术的改进,布帛袜子具有了一定的伸缩性,袜筒容易服贴于腿,因而不需要开口和带子。新疆民丰东汉墓曾出土一双锦袜,已无开口和带子,跟今天的袜子没有太大差别。

唐代效法古制,百官礼服之袜系带。<sup>⑤</sup>“(唐)从者讹言兵至,百官朝退,仓惶骇散,有不及束带、袜而乘者”<sup>[27]</sup>。顾况《酬唐起居前后见寄》诗云:“莫话弹冠事,谁知结袜心”<sup>[28]</sup>。在色彩上,作为祭服所穿着的袜子,除爵弁服之外,均承袭前制用红色;爵弁服及朝服、公服、袴褶服则均为白袜。唐代官员礼袜制作考究,多以绫、罗等材料制成。白居易《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诗云:“美人蹋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sup>[29]</sup>。罗袜、绫袜等质地柔软轻薄,故多用于春夏之季,至于寒冷的秋冬季节,唐代沿袭了古代臣下在冬季向君长进献袜子的习俗。《初学记》卷四引曹植《冬至献袜颂表》:“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贡袜,所以迎福践长。……拜表奉贺,并献纹履七緉,袜若干副”。又,引沈约《宋书》:“冬至朝贺享祀,皆如元日之仪,又进履袜”。同时,又将罗袜等礼袜加以改制,使其增加保暖性能。“唐制,立冬进千重袜,其法用罗帛十余层,锦夹络之”<sup>[30]</sup>。

靴,本作络鞮,亦作鞮,连筒之鞋,通常以皮革为之,着时紧束于胫。“靴,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sup>[31]</sup>。靴子原为西域少数民族所服,与其从事狩猎和畜牧有关。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将靴子引入中原,用作军服。与汉族传统的足服舄、履相比,靴子不仅便于涉草,更适于骑射:靴筒高达于胫,有利于腿部保暖,这对于身处北地的将士尤为适宜;小腿部位裹上靴

筒,可减轻与马鞍的摩擦,加之胡服采用的下体之服为裤子,穿着靴之后,还可将裤腿塞入靴筒。沿至魏晋、北朝时期,靴子仍多用于军旅、仪卫。“靴,胡履也,咸便于军旅”<sup>[32]</sup>。由于靴子的便捷、舒适,北方上下人等、男女老少均可穿着。与北朝不同,南朝历代处处以正统汉家礼仪自诩,规定靴子不得用于朝仪。《南史·周石珍传》:“(严)宣本为斋监,居台省积久,多闲故实。在贼居要,亚于(周)石珍。及简文见立,宣学北人著靴上殿,无肃恭之礼”。从隋代开始,靴被用作百官礼服,除在祭祀、庆典或重大朝会时仍穿着舄之外,一般都以穿靴为尚。这时期的靴子多采用黑色,制作前先将皮料染黑,使之变为乌皮,然后根据靴子的造型,将皮料裁剪为大小不等的小块,每只皮靴通常用六块皮料缝合而成,寓意东、西、南、北、天、地四方六合之意,故名乌皮六合靴。

唐代官员袴褶服着乌皮靴。“唯褶服以靴。靴,胡履也,取便于事,施于戎服”<sup>[33]</sup>。唐初乌皮靴沿袭隋代形制,均为黑色,质地为轻软的鹿皮。《新唐书·朱桃椎传》:“长史窦轨见之(朱桃椎),遗以衣服、鹿帨、鹿靴,逼置乡正”。由于皮子上往往有绉文,故又称绉文靴,或吉莫靴。《新唐书·地理志一》记载同州冯翊郡的土贡中就有“靴鞞二物、皱纹吉莫”等物。唐太宗时期靴鞞形制略有变化:按靴子之制,汉魏以前多用短鞞,其高约在踝上三寸;南北朝时期,靴鞞有长短两种,长者多用于军旅,短者用于民间;隋代则统一采用长鞞之制。唐初建国,靴子一度也用长筒,后经中书令马周提议改为短鞞,取便于事。“靴者,昉古西胡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鞞黄皮,闲居之服。至马周改制,长鞞以杀之,加之以毡及绦,得著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骑也,文武百僚咸服之”<sup>[34]</sup>。

唐代乌皮靴设计精细、坚韧结实,还有一些颇为实用的装饰物,如“绦”是在靴子的拼缝处镶嵌的滚条;“毡”则以毛毡卷制而成,形如靴筒,衬在靴内以利保暖,制作时通常高出靴

筒一截,从而与靴筒之间形成一个夹层,可以用来贮放名贴、文书等物。《旧唐书·王锒传》记载,唐德宗朝官员王锒颇有御人之术,私下里嘱咐属僚互相监督,鼓励告密,表面上却做出正人君子之状。“尝听理,有遗匿名书于前者,左右取以授(王)锒,锒内之靴中,靴中先有他书以杂之。及吏退,锒探取他书焚之,人信其以所匿名者焚也。”乌皮靴中也可放置防身或攻击之物,如小刀、匕首等,以增加其隐蔽性。“(李光弼)及是击贼,常纳短刀于靴中,有决死之志,城上面西拜舞,三军感动”<sup>[35]</sup>。同时,唐代乌皮靴上系有带子,便于增强其附着性。“唐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贮污狼籍,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愔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愔默而不言”<sup>[36]</sup>。此外,从考古材料观察,文官袴褶服官靴之饰物较武官为多,靴头多上翘,形似船,加丝饰,与宽衫大袖的服装相配,可以约束下裾防止绊倒,具有一定美观性与实用性。<sup>⑥</sup>

## 2 唐代官员袴褶服的发展命运

唐初,官员服饰制度尚不齐备,车舆服饰仍沿袭隋代旧制,直至高祖武德四年(621)颁布调整衣冠服饰之令文。“唐初受命,车、服皆因隋旧。武德四年,始著车舆、衣服之令,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sup>[37]</sup>。这是自东汉明帝恢复“礼制”以来及隋炀帝“宪章古制,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服章皆有等差”<sup>[38]</sup>之后,所拟定的最系统的舆服制度,使服饰体系较前代更为完备。唐代历代皇帝虽对武德令或有调整、改动,但基本保持了原有面貌。

据此,唐代官员服饰依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可分为四种:①祭服,“助祭及亲迎若私家祭祀皆服之”<sup>[39]</sup>,青衣、纁裳,有六等之制,以冕旒和章纹的数量区别等级。②朝服,“陪祭、朝飨、拜表大事则服之”<sup>[40]</sup>,绛纱单衣,有十等之制,以冠式、饰物之不同辨别高下。③公服,“谒见东宫及余公事则服之”<sup>[41]</sup>,服制同朝服,然两者使用场合、饰物及足服相异;此外,亦有弁服,“寻

常公事则服之”<sup>[42]</sup>，以冠上饰物珙之多寡区别品级。④常服，“盖古之褻服也”<sup>[43]</sup>，为日常之礼服，幞头、圆领袍衫，有紫、绯、绿、青四色格局，以腰带上饰物鈔的质地、数量辨别等级。整体看来，唐代官员祭服遵从礼制，具有较大的保守性和传统性。然而，朝服与公服则由于礼节繁冗、穿着不便，唐廷虽在制度层面上加以表述，但在现实层面上却是屡有调整：初、盛唐时期两者由起自北方的袴褶服代替，后袴褶服渐废，直接由来自胡族的常服履行其职能，而作为公服附属的上衣下裳制弁服则只具令文而已。

相对于朝服、公服之制礼节繁琐，在实际执行中，初、盛唐时期官员袴褶服大行其道。“九品以上，朔望朝参者，十月一日以后，二月三十日以前，并服袴褶。五品以上，著珂伞”<sup>[44]</sup>。其使用范围较广，如朝会、陪位等。“凡千秋节，皇帝御楼，设九部之乐，百官袴褶陪位，上公称觞献寿”<sup>[45]</sup>。“（舒王）谊冠远游冠，绛纱袍，乘象辂，驾驷马，飞龙骑士三百人随之。国府之官，皆袴褶骑而导前，鹵簿备，引而不乐，在遏密故也”<sup>[46]</sup>。更多使用于吉礼、嘉礼和军礼的某些场合。“（吉礼·皇帝季秋大享于明堂·斋戒）书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请中严诸卫之属，各帅其队入陈于殿前，如常仪。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袴褶，陪位如式”<sup>[47]</sup>。又，“（嘉礼·皇太子受朝集使参辞）东宫文武官依时刻集朝堂就次，服袴褶”<sup>[48]</sup>。又，“（军礼·皇帝亲征告于太庙·解严）其日平明，诸卫各勒所部屯门列仗，百官服袴褶，督将服戎服，皆集朝堂”<sup>[49]</sup>。

然而，袴褶服在唐代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历程：武德年间（618~626年）对袴褶的规定主要限于武官，至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令百僚朔望袴褶以朝”<sup>[50]</sup>。武后时期更是推波助澜：“其在京诸司文武职事，五品以上清官，并六品七品清官，并每日入朝之时，常服袴褶。诸州县长官，在公衙亦准此”<sup>[51]</sup>。后经历了中宗时期的一段停滞。“（神龙二年）九月戊辰，

诏停京官六品以下著绯袴褶令，各依本品为定”<sup>[52]</sup>。至玄宗时期又加以恢复，“先天二年十月敕：文武官朝参，著袴褶珂纒者，其有不著入班者，各夺一月俸。若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其行香拜表不到，亦准此。频犯者量事贬降。其衣冠珂纒，乃许著到曹司”<sup>[53]</sup>。又，“（开元）十九年六月敕：应诸服袴褶者，五品以上，通用紬绫及罗，六品以下小绫”<sup>[54]</sup>。又，“开元二十五年，御史大夫李通奏，‘每至冬至，及缘大礼，应朝参官，并六品清官，并服朱衣。余六品以下，许通著袴褶’”<sup>[55]</sup>。天宝年间（742~756年）将袴褶服使用范围进一步规范化。“天宝三载二月三十日敕：百官朔望朝参，应服袴褶，并著珂纒，至闰二月一日宜停。自今以后，每逢此闰，仍永为常式。……至十二载十一月十三日，御史中丞吉温奏，‘请京官朔望朝参，著朱衣袴褶。五品以上，著珂纒。’制曰，‘可。’十三载九月，御史中丞吉温奏，‘……至冬令仍著袴褶并珂纒。若不具者，请准敕弹奏。’从之”<sup>[56]</sup>。

从这一发展过程来看，袴褶服似有最终取代朝服、公服的趋势，但由于它既非传统冠服，又不如常服方便，所以不能逃脱逐渐消亡的命运。唐代宗朝，“（归）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上疏云，‘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袴褶之制，亦未详所起之由。隋代以来，始有服者。事不师古，伏请停罢。’从之”<sup>[57]</sup>。至此，作为文官朝服、公服的袴褶服在实际生活中已没有多大位置，然而，武官仍以其为公事、陪立大仗之礼服，同时，魏晋以来贴身短袖的袴褶军服，则一直在唐代武人中广泛流行。

### 3 结语

初时，两汉袴褶乃是与传统华夏右衽服装相对峙的胡服形制，然该时人们下体已开始着裤，并与上衣短襦同服，虽仅在劳动人民及军人中间流行，但却奠定了袴褶胡汉交融的基础。随着南北文化交流日益加深，袴褶左衽改右衽，小袖变大袖，然基本式样没有变化，仍是短衣、长裤，使其在不改变方便活动的前提下，



成为既灵活实用又符合中原审美的服式。从莫高窟供养人画像来看,袴褶从创制之初到北朝时期衣长不过膝盖,衣服多为合体型,腰带系在腰线左右。从隋代开始,袴褶的衣长不断增长,衣服的宽松量变大,腰线的位置也逐渐下移,至唐代腰线下降至胯部。<sup>[58]</sup>而李唐王室对袴褶服颜色、质地的严格规定,使得各色人等在穿着袴褶上各有不同,遂为其注入了新的政治寓意与文化内涵。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造空前之世局”<sup>[59]</sup>。应该说,袴褶服在唐代的礼服化既是唐代胡风胡化兴盛的反映,又是唐代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展现;既浓缩着唐王朝“华夷同序”的天下观念,也成为唐统治者构建“德被四夷”民族关系格局的具象化体现。

然而,袴褶服在唐代曾经辉煌又回归平淡的事实,则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代服饰特别是官员服饰的文化遗产与政治需要相匹配,实用性与等级性相结合的特点,而博弈之后政治等级性占上风的结果则表现了中华文化多元化的属性。起自胡族的袴褶以其便利、舒适的优点受到中原人民的喜爱,隋唐阶段更是提升为官员礼服,使得源自中土的朝服、公服因使用繁琐而名存实亡,这正体现了服装实用性的一面。但是服装在中国古代不仅具有御寒、遮体等基本功能,更体现着极强的等级性和礼仪性,是伦理政治的物化形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官员服饰上。官员既是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又是皇帝维持政权的工具,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其服饰的特殊性,即是封建礼仪、伦理的集中体现,其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被礼制所规范,赋以天道伦理和身份地位的诸多涵义,成为封建政治的图解和符号。因此,政治上的需要使得袴褶服在强大的专制礼仪面前,不得不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再一次回归到其最初实用性的一面。

#### 注释:

①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曹喆《唐代平巾幘之服考证》(《纺织学报》2008年1期),周晓薇、王菁《三至九世纪流行的袴褶服与南北文化的融合》(《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1期),武琼芳《从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管窥袴褶的流行与演变》(《艺术设计研究》2013年4期)等。

②另,《唐会要》卷三一“章服品第”条:“(开元)十九年六月敕:应诸服袴褶者,五品以上,通用绀绫及罗,六品以下小绫”。亦记载五品以上袴褶质为“绀绫”。然而,《大唐开元礼》卷三“衣服”条:“内外百官,文武九品以上,十月以后二月以前,常服及白练裙襦通著之,五品以上行六品以下,冠去璫珠。若服袴褶,非陪位大仗则与平巾幘者通著(袴褶五品以上,通用细绫及罗,六品以下服小绫)”。《新唐书·车服志》:“袴褶之制:五品以上,细绫及罗为之,六品以下,小绫为之”。则称“细绫”,且存疑。

③对于文官袴褶服首服,学界多认为亦为平巾幘。王国维《观堂集林·胡服考》:“平巾幘之服即是袴褶,而《六典》于百官服乃分平巾幘与袴褶之服为二者,盖名武官所服者为平巾幘之服,文官所服者为袴褶之服,取便与称谓,其实非有异也”。曹喆《唐代平巾幘之服考证》(《纺织学报》2008年1期)提出“平巾幘之服”的概念:平巾幘之服是唐代使用最为普遍的官服之一,上至皇帝和文武官员,下至没有品级的普通官员都可以使用,不同级别官员的服饰色彩和配饰的材料不同。考古学资料中确实多见着平巾幘袴褶服的文官形象,然而,也有着笼冠袴褶服的文官陶俑出土。古籍记载亦语焉不详,且存疑。

④关于袴褶服的具体形制,史籍中存有争议。《中华古今注》卷中“袴”条:“盖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为之,名曰褶;敬王以缁为之,名曰袴”。此说将袴与褶视为一物,致使史学大家马端临也弄不清楚。《文献通考》卷一二:“不知所谓袴褶者,一物乎?二物乎?”。

⑤另一说唐代礼袜大多已不系带。《白孔六帖》卷一二“袜”条引陆龟蒙《杂说》:“《文粹》,武王罢朝而袜丝绝,卫褚师呼声子结袜而登席。汉廷尉为王生结袜。袜有带,尚矣。今独亡古之制,亡者十八九矣。奚袜带之足云?”。

⑥从考古材料看,唐代官员袴褶服的足服亦有不少着履者,品级高者多为翘头履,低者多为平头履。然史籍记载官员袴褶服的足服为靴,推测起来应是穿着者品级及穿着场合等有关。且存疑。

参考文献:

- [1][8][唐]魏征,等.隋书·礼仪志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3:235、235.
- [2][42][45][唐]李林甫,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95册·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4、44、44.
- [3][6][9][宋]范晔.后汉书·舆服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5:3670、3671、3668.
- [4][汉]史游.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223册·急就篇·卷三“冠帻簪篸结发纽”条[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8.
- [5][汉]蔡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50册·独断·卷下[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93.
- [7][18][唐]房玄龄,等.晋书·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770、772.
- [10][38][唐]魏征,等.隋书·礼仪志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3:257、262.
- [11][24][25][37][宋]欧阳修,等.新唐书·车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1、521、521、511.
- [12][汉]史游.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223册·急就篇·卷二“襜褕袷複褶袴禪”条[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7.
- [13]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149.
- [14][26][31][汉]刘熙.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221册·释名·卷五“释衣服”条[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07、408、408.
- [15][34][五代]马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50册·中华古今注·卷中“袴”条[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30、123.
- [16][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吕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1310.
- [17][元]马端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12册·文献通考·卷一一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36.
- [19][唐]姚思廉.梁书·陈伯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315.
- [20][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9:371.
- [21][梁]萧子显.南齐书·芮芮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1023.
- [22][梁]萧子显.南齐书·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2:342.
- [23][33][39][40][41][4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51-1952、1955、1943、1944、1944、1951.
- [2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李石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4484.
- [28][29][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六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9:2952-2953、4703.
- [30][宋]陶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47册·清异录·卷下“千重袜”条[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94.
- [32][唐]刘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35册·唐新语·卷十[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71.
- [3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李光弼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3309.
- [36][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八五“郑愔崔湜”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88.
- [44][宋]王溥.唐会要·卷三一“章服品第”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8:568.
- [4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舒王谊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4042.
- [47][唐]萧嵩,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46册·大唐开元礼·卷十“吉礼·皇帝季秋大享于明堂·斋戒”条[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14.
- [48][唐]萧嵩,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46册·大唐开元礼·卷一一三“嘉礼·皇太子受朝集使参辞”条[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66.
- [49][唐]萧嵩,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46册·大唐开元礼·卷八一“军礼·皇帝亲征告于太庙·解严”条[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94.
- [50][52][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帝王部·立制度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2:670、670.
- [51]高宗武皇后.全唐文·卷九六·改元光宅赦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994.
- [53][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四“朔望朝参”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8:463.
- [54][宋]王溥.唐会要·卷三一“章服品第”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8:570.
- [55][56][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四“朔望朝参”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8:464、464.
- [5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归崇敬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4015.
- [58]武琼芳.从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管窥袴褶的流行与演变[J].艺术设计研究,2013(4):70.
- [5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M].北京:三联书店,2001:344.

(收稿日期:2015年6月8日)